

皇冠上的明珠

——陈景润的故事

林玉树 周文斌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成都

封面设计：陈尔泰

插图：戴卫

皇冠上的明珠

林玉树 周文斌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四川省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 毫米1/32 印张3.625 插页2 字数53千

1980年1月第一版

1980年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 30,450 册

书号：R10118·281

定价：0.29 元

目 录

降生在不祥的土地上	1
多余的孩子	6
金光闪耀的明珠	13
他的外号叫“Booker”	20
春天来了	26
拔尖的高材生	32
不称职的老师	38
老校长搭救了他	43
拉曼纽让的启示	49
崭露头角的时候	56
“长眼睛”的故事	61
从图书馆打来的电话	66
目标：正前方！	71
暴风雨的突然袭击	76
不知疲倦的人	82
风暴中心的明灯	88

战士的风格	93
我是人大代表	98
七千五百美元	104
前进的生命轨迹	108

降生在不祥的土地上

在我们伟大祖国的东南部，有一个福建省。

这个省的东南面濒临东海和南海，西北座落着蜿蜒逶迤的武夷山脉。境内山岭巍峙，丘陵起伏，河谷与盆地相互交错。最大的一条河流闽江，发源于武夷山间，它咆哮着、奔腾着，冲过峡谷浅滩，缓缓地流过福州平原，从那里涌入大海。

具有悠久历史的福州市，象一颗晶莹闪亮的宝石，镶嵌在闽江边上。

距福州市北边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小小的城镇，叫做闽侯^①。这是一个美丽、富庶的地方。匠心独运的大自然，为这个小城镇披上赏心悦目的服装。

这里，到处都是绿的：山是绿的、田是绿的、水也是绿的……

这里是花的世界和木材的故乡：山坡上、田坎

① 闽侯原属福州。

旁、河岸边，开放着各式各样知名的或不知名的鲜花，有红的、白的、紫的、黄的……它们组成色彩鲜艳的彩链，挂在大地母亲的胸前。种类繁多的树木，迎着南国的阳光，使劲地生长。那些盘根错节，枝叶茂密的榕树，特别逗人喜欢，那粗壮的树干，要几个人拉起手来，才能把它围抱哩！还有楠木、樟木、篁竹和天杉，一年四季欣欣向荣、郁郁葱葱。

这里的空气也是香的。长年不断的花香沁人肺腑，遍地金黄的稻香叫人心醉……

老一代的人说，闽江里的鱼虾多得用筐子就可以捞上来。难怪人们经常说，他们是喝着闽江的乳汁长大的，闽江哺育了中华民族多少优秀的子孙！

然而，在本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富庶的闽侯，是一块不祥的、灾难丛生的土地。

这里的山、田、水、路、木材和花果，都姓两个字：地主。美丽动人的春天，从来没有跨进过穷人家的门槛。

那时，蒋介石窃取了国民党的大权，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的武装政变。恶势力又嚣张起来了。

恶霸、地主和土匪串通一气，勾结起来横行乡里。他们巧立名目，搜刮民财，苛捐杂税多如牛毛。

他们走到哪里，哪里的田地就姓了“地主”；他们的手杖指到哪里，哪里的山林就被他们霸占。

你反抗吗？好。白天，他们带警察来抓壮丁；晚上，土匪闯进大门，来把你绑架。结局好一点的叫你“破财挡灾”；严重的，逼得你走投无路，家破人亡。

你告状吗？好。他们也有收拾你的办法。城关镇上，经常有背着亲人的白骨，叫苦连天、喊冤叫屈的人。但是，过不了几天，这些可怜的人就失踪了。滔滔的闽江上，常常飘起可怜人的尸体。

那年月啊，穷苦人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哪还敢吭声！

穷人们租种地主的土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春天里，耕耘播种，用汗水、泪水浇灌着一棵棵禾苗。到了收获的季节，遍地金黄的稻谷，却不能给他们带来喜悦！一担又一担稻谷，哗哗地流进地主的粮仓……

逢村过店，处处可以听到乞丐如咽如泣的歌声：

“天黑地暗闽侯县，

宝山宝水变草窝，
终年苦菜填肚子，
大榕树下泪水多。

大榕树下泪水多，
十户人家九家穷，
年轻穷了打短工，
老来穷了背竹筒。”

家家盼望好年景。可是日子却过得一年不如一年。穷得没法，大家只好勒紧腰带熬日子。

一九三三年，闽侯城关邮电局职员陈元俊，过的就是勒紧腰带的日子。往年，他靠微薄的收入，勉强养活了四口之家。现在不一样了，货币贬值，早上领了工资，往往下午就变成一卷废纸。物价一天三涨。每天只要能喝上三顿稀粥，就谢天谢地了。每当他下班回来，总要情不自禁地望一眼那一间木头房子的屋顶，看看烟囱里是否冒出炊烟。好象能看到炊烟，就能闻到香味似的。

这一天，当陈元俊抬起头来朝屋顶望去的时候，忽然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

“陈先生。”

“嗯。”陈元俊回过头来一看，原来是局里一个国民党小组的头目。

“陈先生，近来日子过得怎么样？”

“难呐。”

“我说你老弟就是死心眼！”那人又说。

“嗯。”

“现在国民党当权，你怎么不加入国民党呢？”

“嗯。”陈元俊不爱多搭理。

“你入了国民党，准保给你官做。”

“……”陈元俊仿佛看到地主、恶霸横行乡里的情景，听到乞丐凄惨的哭诉声……他看清了造成这一切的根源。他不愿加入国民党。他不能去做昧良心的事情！

“哈哈，做了官，还怕没钱花吗？喂，你老弟脑子里怎么就转不过这个弯呢？”

“……”陈元俊心烦意乱，耳朵里嗡嗡地响，什么也没有听进去。

他跌跌撞撞地走进屋子。他的老婆挺着临产的大肚子，迎面朝他走来。他又清醒地回到现实世界里来了。

他老婆已经生过几胎，只养活一男一女。现在又要生了，又要多添一张吃饭的嘴巴。唉，真是行船偏遇顶头风，屋漏恰逢连夜雨啊！

这一天是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二日。夜里，老婆生下了一个男孩。这孩子是那样的瘦小，连哇哇的哭声也是那样的微弱。

看到儿子，陈元俊叹了一口气，他又喜又愁，心里说：这年景，什么时候才能过得滋润^①些呢？他想：就给孩子起个吉利的名字，叫“景润”吧，也许这孩子有福气，会遇上好日子呢！

陈景润诞生了。

陈景润降生在鱼米之乡，却遇到不祥的年代。他在摇篮里边的时候听到的，不是欢乐的催眠曲，而是妈妈忧虑的叹息。

呵，未来数学家的多么可悲的摇篮！

多 余 的 孩 子

一连几天，雨，就象故意在考验人们的耐性一

① 滋润：福建人把日子过得好叫做过得滋润。

样，不紧不慢地、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

陈景润的父亲撑着一把撕裂了一个大口子的雨伞，过街穿巷，来到他所任职的邮政局时，身上的一件旧棉袄已淋湿了一大片。他刚收起雨伞，就有几个邮局的同事迎了上来。

“恭喜，恭喜！陈家又添贵子了！”

“陈先生，该请客了吧。”

“……”

陈景润的父亲慢慢回过头来，甩了甩伞上的雨水，嘴巴哆嗦了几下，脸上挂起了一丝苦笑：

“唉，这年头，增加了一张嘴巴，就等于多了一个债主。这孩子来到这个世上，来到我们这种人家里，也真算他倒了霉。他的哥哥姐姐都不能填饱肚子，何况他呢！唉，他是个多余的孩子啊。”

刚刚降生不久的陈景润是不可能知道父母的苦衷的。他饿了，就“哇哇”大哭；冷了，也就闹个不停。小儿子的哭声把母亲急得团团转。她呼唤着陈景润的姐姐：“阿囡，还不快去哄哄弟弟！”

姐姐没有答应，原来她捡柴禾去了。

又喊陈景润的哥哥，哥哥也没有答应，他这时上学还没有回来。

母亲无奈，只好放下了手中正在搓洗的衣服，擦了擦手上的凉水，跑过去把小景润抱在怀里，将干瘪的奶头塞到了孩子的嘴里。孩子立即止住了哭闹，用劲地吮吸着乳汁。但过了一会，乳汁就枯竭了，孩子又“哇哇”哭了起来……

晚上，父亲回到家里。母亲开始嘟噜着：“还是想法借几个钱，买点面粉，好给孩子打点面糊吃吧？”

“借钱？向谁借去？”父亲似乎有一肚子的委屈，“人家说，如果我同意参加国民党，话就好说了，甚至可以捞个一官半职。但是——那个党，我怎么能参加呢！”

妻子理解丈夫的心思，话无法再说下去。屋子里只剩下小景润的哭声：

“哇，哇，哇哇……”

俗话说：穷人的孩子天照应。老天爷当然没有施予陈景润以特殊的恩惠，但小景润总算在饥饿和病患中摆脱了一次又一次的灾难。他长到五岁了，能随着哥哥姐姐到处乱跑了。

就在那个时候，福州市被日本人占领了。陈景润的父亲在闽侯已经呆不下去，全家随着他搬到了

三明市。

这里地处山区，夹在戴云山和武夷山两大山系之间。与福州的闹市比较起来，这儿真有点象是个神仙的境界。日本人的炸弹还没有投到这块土地上，种地的，做小买卖的，做苦力的，都可以侥幸地躲过对生命的威胁。但是，这里照样有地主老财，有官僚军阀，有狗腿子，有警察……而且，随着日本人的入侵，搬迁到这儿来的人越来越多了，既有衣衫褴褛、形容枯槁的穷人，也有高车驷马、穿绸着缎的有钱人。

这里，成为了又一个福州。

陈景润的父亲在一个邮政分局里当了局长。可是，收入并没有增加，增加的却是陈景润的弟弟和妹妹。他们嗷嗷待哺。父母的脸上又增加了几道皱纹。

在这个家庭里，陈景润是一个“多余的孩子”，但在三明市，比他更显得多余的人却大有人在。他们是被整个社会所摒弃了的孩子，是被罪恶的社会制度所践踏的一代。

社会抛弃了陈景润，他也竭力躲避社会。平时，母亲总是把他关在家里，不让他到外边去乱跑。

有一天，从屋子外传来一阵喧闹声。陈景润搬过一只小板凳，爬上凳子，把脸贴近窗口，向街上张望。啊，真够热闹的！几个成年人牵着一只猴子和一只小狗走在前面，后边跟着一群光着脚丫子的小孩，他们一边跑，一边嚷着：

“快看呀，耍猴把戏的来了！”

小景润央求母亲：“妈妈，我去看看耍猴子行吗？一会儿就回来。”

“外边兵荒马乱的，不要出去了。”

“我没有见过耍猴子呀，就看这一次，一会儿就回来。”小景润继续央求。

妈妈答应了。免不了又反复叮嘱一番：“到了街上，不要同别的孩子打架。人家欺负你，你就回家来。还有，见了兵和警察就躲开，不要让他们踩着你了。”

陈景润一一点头，高兴地跑出门外。

大约过了半个多小时，小景润就神情紧张地跑回家来了。他跌跌撞撞地进了门，就一头栽在母亲的怀里，一边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一边断断续续地叫道：“妈，妈妈，我怕……我怕呀！外边，那边街上……有警察抓人……”说着，说着，他就象受了

莫大的委屈一样，放声大哭起来。

从此以后，他再也不敢一个人上街了。

就在那天夜里，他做了一个可怕的梦：一只恶狗老是在追逐着他，张开血盆大口向他“汪汪”乱叫。他四处躲藏，但总是摆脱不开。他呼爹叫娘，爹娘都不在。他惊恐万分，放声大哭……

妈妈连忙推醒了他，问他怎么回事。他还没有收住眼泪，啜泣着向妈妈诉说了自己所做的恶梦。

妈妈安慰他：“乖孩子，不怕，妈妈在这里！”

这时，窗外传来一阵狗叫声，还夹杂着什么人断断续续的惨叫声。啊，恶狗又在撕咬什么人了，小景润不由得又战栗起来，把他瘦弱的身体紧紧贴在妈妈的怀里。

这一夜他再也睡不着了。望着渐渐发白的窗子，他问道：

“妈妈，外边的狗在咬谁呀？”

“那是集中营里的狗在咬犯人！”

“犯人？”小景润惊奇地睁大了眼睛，“什么叫犯人？他们是好人，还是坏人？”

“他们都是好人哪，”妈妈悄声地说，“都是一些受苦的穷人。这年头，好人总是不得好报的……唉，



不说话了，你快睡吧。”说着，母亲便没完没了地咳嗽起来。——她的肺结核病又严重起来了。

陈景润就这样在惶恐和惊怵中度过了他的童年。他象一只受了伤的小鸡，躲进了妈妈的羽翼之下。他沉静、倔强的性格，就是在那种环境中逐渐形成的。

金光闪耀的明珠

七岁那年，陈景润上学了。

对于念书，他究竟是高兴，还是难受，他自己恐怕也不能明确回答。老是呆在家里，的确也腻烦透了；但到学校去，又似乎总有些担惊受怕。

果然，上学不到几天，他就挨了同学的一顿打。其实，他并没有侵犯任何人的利益。每天早晨，他总是独个儿默默来到学校，在班内，他个子最小，坐在前排的一个角上。下课了，他又急匆匆地赶回家去。可是班上有几个同学，是有钱人家的孩子，年纪虽然不大，却颇有几分跋扈。他们常常把袖子卷得高高的，拳头捏得吱吱响，歪着头到处寻找抖威风的对象。羸弱窝囊的陈景润是最合适的人选了。